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

興

正一天師張道陵序

夫玄虛之號既不知其名而字之曰道道之為言猶覺悟也有一夕之寢者則有一旦之覺矣且論太夢然後有大寤覺夢之極其可略言乎總生謂之弱喪欣死謂之樂無樂無所樂有不足有總則其惑樂無亦未達達觀兼忘同歸於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心智泯於有無神精凝於重玄此窮理盡性者之所體也猶陶埏之士潛為不疾之塗寂然以應萬感之求散迹以乘幽明之微故不可成之於一象微之於一名也皇王之號已不一矣道與堯孔奚所疑哉直教有內外故理有深淺耳求之形骸則有鱗身四乳重瞳彩眉之異縉雲生而能言坐朝百靈享國征伐則乘雲氣而驅虎豹歟世界避則御飛龍而落六合顧視赤縣之內爭讓俯仰之事覆授乎不猶嬰兒戲於一庭哉復有懸枕空同之上無慮之客順風而從之相與談乎營神之逍此大經世治亂之言則有精粗質實之間

髮髯其尸體未究其房奧矣若夫神化之趣要妙之言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已備載於玄宗非一毫之所宣也老君者亦復暢其玄虛紀其道者也其神德之狀感興所由所以制經設教紀載異聞彌綸通俗判判三極先大明通順然後落以衆忘感稱有德然統之以無待利用出入羣生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由此其所權見於清明而爲萬物津梁者也其道經焉其德經焉推宗明本窮玄極妙總衆技以具根極焉條於一要。緬然而不絕矣光而不耀既洞明於至道又俯弘於世教其爲辭也深而不淡遠而可味磊落高宗快廓宏致輝煌觀三一之樂標統管六九之位開氣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胎養五物以要靈真之致洽若惠風之叩瓊林煥若辰景之暉寶輝其敘事也廣大悉備曲成無遺初若森聳終則希夷陶群衆於玄鑑領萬殊於一歸其取類也辨而不枝博而不排若微而顯若卑而合恢荒莫奇於大方幽隔忘異而自納大哉妙唱可謂神矣言理之極

弗可高也至於金丹之功玄神洞高冥體幽變龍化靈照其哈枯絕者反生把生氣者年達登景溪以凌遊遊雲積以道進至乃面身五先生育奇毛吐水漱火無翻而飛分形萬變忘言所爲塞江川不以覆覆破山渠不煩斧斤叱叱則雲雨翳冥指鹿則叢林可移其神難紀其妙巨道大哉重要不可具述道陵後生不達未接高會深源無涯遂迄千載神師秉權極我險津越自困蒙仰闕玄路坦然無關而不可開非不可開弗能開矣諸弟子審視玄根攬枝其捷鑰焉弟子趙昇王長乃願景撫心愧愧交集靈鑒同極乃遶淵人玄朗內鏡卓然先拔鑽研所通殆則上聖之奧側聞其義轉傍以爲解復變其管闕志諸所見標較高而而對酌之爲注焉叙云先大明逆順然後落以衆忘者爲人攝生耳達生則運養生則順得順者則不安其運得逆者則不詳其順是謂死生之途理異得一之限最忘之忘各忘其所忘獨并魚不樂爲海鱗林獸不願爲牛馬各受生而別天壤莫自隔也

叙云感稱有德然後統以無待者是老君行氣導引虛吸太和之液也感稱吸必得氣統虛微而吐納津液滑利無待無害出入玄玄呼吸無間具有身神不使去人也叙云利用出入羣生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由此其權見於清明而爲萬物津梁也夫利用者神氣也神氣日爲尸骸之用而野生莫識神氣之端神氣日爲四體之用而愚俗不知須神氣而生人不可須更無氣而不可俯仰失神失神則五藏潰壞失氣則顛蹙而亡尸得氣則生骸得氣則全氣之與神相隨而行神之與氣常相宗爲強神去則氣亡氣逝則身喪百姓皆知長死而樂生而不知生活之功在於神氣是以數凶其心而犯其氣屢淫其神而罔其命不愛其靜而不守其具者固不免於厄殘既其期年壽更爲權見於清明清明者日月之光也既權親日月而長流而莫不生禍跡於萬物萬物微其有得失之咎而後生必有津梁之聞其禍必兆其對互生明人不可以不惜精守氣以要久延之視

和愛育物以為枝葉之禍矣。叙云：燁寂觀三一之樂，標鏡管六九之位，閉虛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胎養五物以要靈具之致。夫三一者，腦心脾三處也；上一泥丸君在頭中，中一絳宮君在心下，下一丹田君在臍中，存之則燁燁於三府，忽之則幽寂於一身。好生者存之為樂，亡身者廢之為禍，是故燁燁寂觀三一之樂矣。按仙經云：子欲長生，三一當明，道正在於此。從夜半至日中為生氣，日中至夜半為死氣，常以生氣時正偃臥，冥目握固，閉氣息於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之，日日增數，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閉氣數至二百五十即絳宮神守泥丸，常滿丹田，充盛數至三百華蓋明耳目聰，舉身無病，邪氣不復。千玉女來為使，令長生無極也。標鏡管六九之位也。六謂吐納御於六氣，九者九丹之品號。太真王夫人已具記之。高老君云：從朝至暮，常習不息，即長生也。凡行氣法者，內氣有一吐氣有六也。云內氣一者，謂吸也；吐氣者，謂吹呵嘻。响噓咽皆出氣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夫欲

為長息，宜長也。息氣之法，時寒可吹，時溫可呼，吹以去寒，呼以去熱，嘻以去病，又以去風。响以去煩，又以下氣，噓以散滯，咽以解極。凡人極者，則多噓咽，道家行氣不欲噓咽，噓咽者，長息之忘，能適六氣位為天仙，管自然神氣者，謂標把九丹之位也。謂之鏡鏡標在於丹經，氣存年命，避而不墜矣。叙云：閉噓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者，此言皆行氣也。夫行氣之法，先安其身，去諸忿怒，寫諸愁憂，而和其氣，不與意爭，若不和且止，須體和乃為之，常守勿倦，氣至則形安，形安則和息，和息則清氣來至，清氣來至則自覺長息，形熱則虛口閉，中而自甘，香溢液既多，五藏長存，長存則壽與天地三光比年矣。胎養五物以要靈具之致者，又是胎食導養也。胎食之法，平旦漱口中之水而嚥取飽而已，亦長生也。既飽而生則五藏自靈，靈具之致意在於此。仙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子能修之，可長存口為玉池，太和官液為清水，美且鮮，所謂飲食自然者也。夫養生者，唯氣與丹經，叙婉妙幽而難論。

昔聞師教，今述之焉。至於空同之辭，叙明道德玄真，且已陳之於既往，非須用之要言，固不煩復一二注別其事，而勞費兼宣也。將來有道其管之矣。

治六一泥用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至佳。

發丹次良日甲申乙巳乙卯凡作丹忌日春戊辰巳巳夏丁巳戊申壬辰巳未秋戊戌辛亥庚子冬戊寅壬戌巳卯癸酉及月殺反支干孟仲季月收閉丙戌丁亥壬戌癸亥辛巳。月建諸晦朔上朔八魁往亡日皆凶，不成市丹神藥當於德地坐立勿爭貴賤當以收執日以子丑日沐浴先齋潔七日乃市具，具物神丹成以羅縠囊或金筒盛之，合神藥時始當用甲子開除日先齋三七日乃為之，合藥不過二人至三人，務當加精勿入喪汙家欲飛藥時勿令惡人婦女小兒及喪汙之人見也。及疾妒多口之人若不信道勿使聞知見之使藥不成，精神飛去欲得在山林石室幽靜避隱無入之地不欲聞犬吠人聲又忌見

死傷人血慎之既神藥常當獨居一室中神仙玉女侍官來往必敬之神丹常帶肘後唯每修身謹戒爲上合藥時當用甲子得開除日益佳常燒香齋三七日初齋一七日竟夜時當在欲安室間作壇祭太一高上真神用清酒二斛黃梁米白粳米三斛各取二斗炊之大乾棗二斗梨三斗鹽豉各五斗香十斤甘橘諸餅果其喜北方無甘橘不得者止也淨席四枚以施祭深盤九枚杯子八十一枚無杯者大形甌子亦可用訖通燒席及盤也祭如祭天地神祇樽杓自副羅列諸物者一席上於祭座前安著合丹諸藥筆耳主人新浣淨衣束帶用香火九盞令烟交合九盤各安一香火也自稱下土大道民某甲九再拜再拜輒自稱如初合十八拜也畢請神令聲聞十步之間立日請九天真王三天真皇高皇太上君高皇君太上君太帝君九天三老君三天三老君太上真人太上地真靈真玉女九氣丈人九老仙都君太清仙王天真太一君地真太一君都官太一君中官太一

君天仙太一君地仙太一君太一玉童太一五女黃羅紫明二郎黃羅紫明二夫人華蓋火光使君九光丈人丹朱祖宗南上之精君並開天門乘雲輦下臨某甲座席某甲九拜九叩頭九自搏長跪乃更下聲徐徐曰以今某年歲月日某郡縣鄉里號姓名字年若干謹上請九天三天高上聖神於某山又小徐徐良久曰其實不知天地始有以來不知某始祖姓生根本又不知出何姓之後不知生出禽獸泉魚飛走之類不知胡羌夷狄本鮮畀閑狄亦不知某出何面而生不知南八蠻西戎北五狄東九夷不知從何方面出互相習生傳相養而殃罪無數謫罰無竟至今七世七祖父父母爲罪五祖三曾爲罪及祖父父母父母爲罪垂先世無數之殃或謫在地獄負捷山石赴諸河伯天地水三官治銅拔舌校諸滄流考負魂魄唱棘燒頭鐵鑊其背生死之過謫罰罪殃犯欲萬端乞願九天三天高皇太一諸君丈人爲某除七世以來所犯殃謫乞得解除下及某身歷劫以來無狀之

罪萬死之罪萬死之過一切原除乞見太平得覩真聖之主分別求哀因起九叩頭九自搏訖重上酒又跪曰某少好長生希慕靈仙昔受先師某甲金液之方今按良年吉月令時作合未敢專輒謹先施呈伏願太上老君太和君天明神仙玄女素女青腰五女下共成之諸太一君諸太一玉女臨監共視黃紫蓋之下伏乞藥無縱無橫無飛無颺便隨手變化黃白悉成飛騰紫宮命長億千位爲真人和合神氣華精玄黃分天之氣太一身爲扶將玉女常爲侍傍諸君丈人削某死罪之錄度著命門又起九拜九叩頭九自搏又上酒益香良父又跪曰今在某山穴之中合作神丹願得役使鬼神驅御虎豹兼駕虬龍山精萬邪皆見敬畏受其節度盡見防護令其所向摩滅金石爲開并乞符五嶽名山神君真人通見防衛令某分形展轉長生久視又禮九拜九叩頭九自搏所陳訖其餘復宜所陳道私陰之罪求乞哀宥乞除者隨意可否也既言畢所可小下鐺酒及好香

果輩自賜於真王之前飲酒皆九拜也先謹請時使合丹二人避祭所隱處三十步許皆令蠟封其耳也若弟子與師合丹當對服者亦令避之兼不塞耳也夫合丹自各受方別作異祭初不合同也既某甲所言及飲食之須乃命一二人來受福受福說良久復遣使還住處乃當送神也

若有佩五嶽真形圖者別立一座著下面并祭之但口請之不用文無者止又以所佩著祭席上又先日亦當存五嶽衛神令各攝勒地靈掃灑山川不得有乳虎產獸污穢之蟲百邪之物在令郊境以待天具也以所佩帶圖定意祝之又呼一二人來受福聞其人耳受福還去亦勿又塞之祭都訖送神隱向欲曉也更加初請時但事事益言枉屈某神真人畢又再九拜九叩頭自搏也其夕祭時必有光景山震之聲雲雷之音及玄雲四合或大霧彌林是天地之靈降於大祭也亦無不爾者然既已吉日齋合神丹宜索大嚴室足容部分處若無嚴室乃可於四山之內叢林

之中無人迹處作屋長四五丈密障蔽施羅落令峻避天雨皆施祭於屋下若發火之後遇雨者可預作行屋障蔽之令易折雨輒施之年中有自有多水雨之年山高林深又常餘雲自少功力不辦立兩屋便都止於住嚴屋下亦好乃便亦無視天之憂也又欲得近水處無水則難為汲澗者常近山網之所祭神及鍊丹處常令本家子弟廣羅撫宣喻彼山有行者勿得近所止乃良臨用乃取壇內所須之物此等預將入山居也是齋七日便各取其所需之物著壇中以絳九尺覆著壇上燒香再拜向壇時加子初施祭乃用其物以絳安祭席後座處其日主人助共辦自取名香而上之祭食不得分作人唯同齋合丹者可共以為扶糧祭果獻生熟多少施安斟酌唯隨人意裁量取潔而已若弟子共作丹則俱合祭至於座席杯盤俱是同耳
六一泥可共當大作土釜凡十斤丹砂五斤雄黃五斤雌黃為一劑也土釜中可容百斤合共則人數如先不過三人其祭饌必多多

饌又不消泄可作乾糲與人須丹成以出令家中子弟輩齋三日乃將食之也泄者不須以出祭明日旦又須齋甲申日發火於釜下弟子共合則宜各齋各齋中或宜出取祭物還當解澗更浴乃止其奴使非合者雖不令同齋亦宜禁忌出入當得溫吉良謹之人還俱辭淹矣若無真形官屬祭日則使符籙中神人吏兵驅却乳虎獬獸之輩無錄使六甲直符隨先所領部也常心使存之歌曰
金液丹華是天經泰清神仙諒分明當立精誠乃可管玩之不休必長生六一合和相須成黃金鮮光入華池名曰金液生羽衣千變萬化無不宜雲華龍膏有八威却辟衆精與鸞冠津入朱兒乃騰飛所有奉祠吾未衰受我神言宜見迎九老九炁相扶持千年之鳥水人亡用欲求生又所禮太上景電必來降玄氣徘徊為我用委帶精糖相續縱使汝重一金玉斷弟尊強趣命必預神言之教勿笑弄受經佩身焉可放棄雲霧豁常如英雄離之黃養三宮泥凡真人自溢充絳府赤子駕

玄龍丹田君侯常豐隆三種並悅身不窮勿
使霜華得上通鬱勃九色在釜中玄黃流精
隱幽林和合陰陽可飛沈飛則九天沈無深
丹華黃輕必成金水銀鉛錫謂楚皇河上姮
女御神龍流珠之英能延年華蓋神水乃億
千雲液踴躍成雷霜挹而東拜存真王陵為
山稱陽為丹子舍午精明斑璣是用月氣日
中官明朗燭夜永長安天地爭期遂盤桓傳
汝親我無禍患不相營濟殃乃延賓都書罪
自相言生死父母何其寬為子禍上考不全
祭書置廢千明宣玄水玉液朱鳥見終日用
之故不過山林石室身自鍊反汝白髮童子
嚙太和自然不知老矣鼓叩鳴響懷抱天中
之山似頭腦玉酒競流可大飽但用挹焉仍
壽老千年一劑謂究竟丹文玉盛務從敬見
我外旨已除病何況神經不延命禍入泄門
禍入密科有天禁不可抑華精華為化仙人
連城大壁逾更堅長生由是不用牽子將不
信命九淵秘思要之飛青天

此太清金液神丹經文本上古書不可解

陰君作漢字顯出之合有五百四字

作六一泥法礬石戎鹽滴鹹礬石四物分等
燒之二十日止復取左顧牡蠣赤石脂滑石
凡七物分等視土釜大小自在令足以泥土
釜耳合治萬杵訖置鐵器中猛下火九日九
夜藥正赤復治萬杵下細篩和以醇醪苦酒
令如泥名曰六一泥取兩赤土釜隨人作多
少定其釜大小以六一泥塗兩土釜表裏皆
令厚三分日中曝之十日期令乾燥復取水
銀九斤鉛一斤置土釜中猛其火從旦至日
下晡水銀鉛精俱出如黃金名曰玄黃一名
飛輕一名飛流取好胡粉鐵器中火熬之如
金色與玄黃等分和以左味治萬杵令如泥
復更以塗中上下兩釜內外各令厚三分曝
之十日期乾燥無令燥拆輒以泥隨手護之取
越丹砂十斤雄黃五斤雌黃五斤合治下篩
作之隨人多少下可五斤上可百斤納土釜
中以六一泥密塗其際令厚三分曝之十日
又搗白瓦屑下細篩又以苦酒雄黃牡蠣一
斤合搗二萬杵令如泥更泥固濟上令厚三

分曝之十日又燥入火便拆拆半髮者神精
去飛若有細拆更以六一泥塗之密視之先
以釜置鐵鏡上令安便以馬屎燒釜四邊去
五寸然之九日九夜無馬屎稻米糠可用又
以火附九日九夜當釜下九日九夜又以火
擁釜半腹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藥成也寒
之一日發視丹砂當飛著上釜如奔月墜星
雲繡九色霜流輝燁又如凝霜積雪劍芒翠
光玄華八暢羅光紛紜其氣似紫華之見太
陽其色似青天之映景雲重樓統縱英彩繁
宛乃取三年赤雄鷄羽搗取之名曰金液之
華若不成者更燒如前法又三十六日合七
十二日無理不成也要節通火令以時不可
冷熱不均則三十六日而成不復重燒之也
釜圻則無神服之無益泥之小令出三分乃
佳又覺猛其火增損之以意度耳早旦澡浴
薰衣東向再拜心存天真靈官諸君因長跪
服如黍粟復漸小豆上士七日登仙下士七
十日昇仙愚民無知一年乃仙耳若心至誠
竭齋盛理盡其旦服如三刀圭七立飛仙矣

但道士恐懼或慮不精便敢自服三刀圭耳
即者神丹烈驗初服三刀圭皆暫死半日許
乃生如眠覺狀也既生後但復服如前藥未
之法知其賢惡之日限也已死者未三日以
神丹如小豆一粒發口含服立活先以一鉢
神丹投水銀一斤合火即成黃金不可服當
急火之以金打成筒盛丹丹經以繡囊裹之
先淨潔作苦酒令醱不醱不可用也既成清
澄令得一斛更以器著清涼處封泥密蓋泥
器四面使通市半寸許以古秤秤黃金九兩
置苦酒百日可發以和六一泥之用名金液
也金在醴中過三七日皆靚如餌屈伸隨人
其精液皆入醴中成神氣也百日欲出金先
取冷石三兩擣爲屑以絞三斗冷水徐徐出
金清之一宿金復如故初發器中取金勿手
撓之則金靚碎壞若無金者亦可借用若土
釜大則醴多不限之一斛也又隨醴多少或
減損金兩數也丹砂雄黃雌黃先擣下重鎗
篩治令合且著密器中又令器上口如火
也又取雲母粉二十斤擣下細篩布於地令

上見天以穿中桑葉十斤布著雲母上酉時
以清水三斗灑桑葉上既畢冥出丹砂露器
於桑葉上發其蓋隱彰日欲出還丹砂蓋內
於室中別以席覆桑葉於地如此七日從甲
子齋日如訖辛未日旦於是黃龍雲母液盡
入丹砂中天雨屋下爲之露丹砂當每謹視
護或恐蟲物穢犯之夕夕反側丹砂令更見
天日訖又治一萬杆閉鑠須甲申日俱內土
釜中筒容令平正勿手抑之令急急則難飛
祭受之法用好清酒一斗八升千年沈一斤
乃沈香也水人三頭雞頭也皆令如法者若
用之治取米令淨潔其米或蒸或煮之隨意
用三盤盤用三五餘內別盤盛座左右燒三
鑪香火通共一座令西北向主人齋七日或
三日三日訖施祭祭在于時著新潔衣服三
再拜謹請九天真皇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
太上真人虛无丈人真官太丹玉女天一君
王中黃夫人凡九皇真神下降某郡鄉里某
甲室中因又三再拜三叩頭三自搏曰今日
吉辰齋志奉迎太上諸君丈人乞蒙停佳華

輦總駕須臾因重上香酒又三再拜良久而
跪某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久淪愚俗積聚
罪考揭欲深重懲過山嶽唯乞太上解脫三
尸令百厄除解今奉屬太上道君永爲臣民
常思清虛以正穢身恩過因緣得聞玄路即
日受先師張某金液之經披省妙祭蕭然及
生乃知天尊靈貴非世尸所陳豈某頑朴可
得希聞是不敢輕秘故祀啓天神至尊一書
委帛以傳之誓已備如本法輒抱佩永年無
泄唯願太上大道諸君丈人當扶某一身使
享壽延年所向諧會早得從心神藥速辦栖
逃山林別告析高上諸皇以合丹液之美依
傳授之科敬受師節度言畢矣又九叩頭九
自搏令徐徐聲繞出若不能誦誦本呪文可
執卷讀之也又重上香酒畢送神起立誓首
曰上煩九天真王又一拜起曰上煩三天真
皇又一拜起曰上煩虛無丈人又一拜曰上
煩真官太丹玉女又一拜起曰上煩中黃夫
人又一拜起凡拜祭訖其食不得與俗人食
之以寫經紙墨筆硯別著祭左右并啓白之

曰今以此紙寫丹經乞願常無毀則又登盤當用生薑各三兩著盤上三盤合九兩也其餘甘果珍肴隨心所增損耳亦無從厚也家貧以此為限也明曰所不解者當一二口談求解釋之也祭時勿令俗人近其房室屏之為佳無戎鹽者河東大鹽可用無滴醃者取好清酒微火煎之令如飴糖之堅者然後令與礬石礬石等分而用之此二物不可得而當代之耳直自不及真物之堅密也但當小厚其泥也以此代之者是窮極也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

長生陰真人撰

興二

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翔登天丘黃赤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紛亂殊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為夫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沈浮汝其靈敬必來游

凡六十三字本亦古書難了陰君顯之作金液還丹之道其方用大銅甬開孔廣二寸半令甬厚四分高九寸用二枚其以一枚為蓋蓋高五寸也治熱礬石一斤鉛丹半斤夫礬

石先以火燒二十日擣萬杵又入鐵器中猛火九日九夜復萬杵下細篩調之以淳苦酒和之如泥塗銅甬裏令上下俱厚四分是第一塗也修之法即復當以雄黃雌黃之精以醇醴和復塗兩甬裏令厚半分此第二塗也第三次雪霜也其上甬蓋亦如下甬法塗之內霜雪不滿寸半已內霜雪中以上甬蓋之輒代赭瓦屑如之以塗其會牢塗之無令泄泄則華灼飛去已復塗之宜於陰煖潔處令其大乾置於蘆葦大馬通火中央作鐵鏡豎

安之甬令去地高三寸棘大亦佳也火前後左右去甬皆三寸不可不審詳精占之也如是後至十日更近左右前後各二寸如是二十日復更近火去甬一寸如是至三十日左右前後火乃四面集之至於甬下令半甬復如此至後五十日名之曰黃金黃金者此中神藥可以成黃金也如是又火二十日合七十日藥成名曰赤金所謂赤金者此中神藥可成赤金也名曰金液還丹即欲作黃金取還丹一銖置一斤鉛中即成真金矣亦可先納鉛於器中先火為水乃納刀圭赤藥於其器中臨而觀之五色輝華紫雲亂映翳玄黃無定若仰看景雲之集也名曰紫金道之妙矣其蓋上紫霜名曰神丹服食以龍膏澤及棗膏和之凡如大豆平旦以井華水服之日一九七十日六丁六甲諸神仙玉女皆來朝之侍左右前後導引服百日恍惚往來無間出入移時至矣百五十日玉女皆謁侍旦夕為其侍易形如真玉之色得變化自在常見按摩致諸行廚之寶物也金主為肌肉還

丹主為血脉主致神上下無極出入無間得與日月神相見又旦當漱華池玉漿使常飽溢瓊漿口中液也玉漿主為骨髓筋骨肉益人精氣上升不勞不倦長生久視龍膏澤者桑上露也露著桑葉上平旦綿拭取之煮大乾棗取上清汁合駕羊髓分等煎以為棗膏亦可長服令人填滿有美色銅箔亦可大作向者所作寸數是其還丹之一劑耳增損隨宜也作棗膏法一劑用三斗大乾棗六斗水煮之令棗爛又納三斗水又煮沸合用九斗水絞去滓清澄之令得三斗乃納駕羊髓六斗投汁中微火更煎如飴狀止無駕羊髓者駕羊膏亦可用

取雄黃雌黃精法

雄黃雌黃各一斤細搗治萬杵一篩得所用六一泥固土釜以著其中上下合之即取新燒瓦屑合并和泥釜固濟無令泄氣曝令燥拆又泥之次以葦薪火三日三夕燒釜底及左右也或精華上著如霜雪即成矣若用大亦可作取釜蓋上精霜雪者用之

作霜雪法

取青膏礬石石硫黃戎鹽凝水石代赭水銀分等七物合治萬杵不須篩也以醇醪和之令浥浥剛淖自適即置土釜中封泥皆如泥神丹土釜法又以代赭白瓦屑塗固濟不可令泄也事事如封前者無異以葦火炊其下及左右四日夜夜少猛之神華霜雪上著以三歲雄雞羽掃之名曰霜雪可加丹砂雄雌黃三種並與前分等合為十種也名曰金華凝霜雪如此還丹之道畢矣還丹不先祭作不成當齋三日以清酒五斗白脯一十斤祠竈神矣銅箔用蘆葦者是天馬極當用葦耳要宜須馬通火也葦火自難將視至於燒雄雌黃之精及燒霜雪自宜用葦火不與銅箔火同也金華凝霜雪止可服使人不死耳非是霜雪不中納著銅箔中用也霜雪所用會青戎鹽凝水石皆貴藥不可用交代非真則藥不成也太清金液神丹凡五百七十六字凡六十字鄭君曰夫仙人飛沈靈驗難論實非凡庸

可得闕闕自丹經神化者著在實驗是故天尊貴人隱秘此道

夫真諦二事不相離愚人不反達故見示之高遠然達者亦莫不以方寸知之故見秘其文為不達者耳其智豈論耶經非有求仙之志固不授也是以太真夫人猶語馬君云與安期相隨少久其術可得而傳如淺希近求則房戶閉堅真人尚寶惜如此豈是下流所宜豫哉陰君善書數通封付五嶽若好道之人能潛身山林精仰至味其能久於其道者神仙自當開發石笈顯然而示之自非從彼慕道次第於是丹經秘要便永藏峻岫矣馬陰二君何但仙人而已至於觀察緯度知國存亡審運命之盛衰驗未然之必然覆生民之大慈作群方以定物名始接聖齊光玄照萬品可謂朗矣可謂神矣弟子昔聞得道真人傳說所言往往稱歎教其實錄乃異人同辭豈可令清真之音墜而不書乎故書二君神光見世之言自漢靈以來稱說故事附于丹經紀載之焉諸有道者可攬以進志也弟

子葛洪曰晉太興元年歲在戊寅十月六日
前南海太守鮑親向洪曰其年八月二十二
日親游於都嘗暫還江乘馬見一人年可十
六七許好顏色相逢於建康蔣山北道俱行
數里親學道占觀氣候兼通道術多能者也
見此人步行徐徐而實輕速觀乘馬奔走纔
及相追漸遠意怪在其迅速不凡因問曰君
欲何之行甚疾也相觀步遲而實速似有道
者行乎此人乃止曰吾所謂仙人陰長生者
也太上見使到赤城君似有心故得見我耳
○
觀鮑綜道書自知古有陰君得仙此必是矣
即下馬向拜問訊寒溫未及他有所陳陰君
曰此處當復十年必有交兵大亂流血膏野
君亦何為於此間索生活哉言語移時良久
乃別告鮑氏曰君慕道雖久而精之甚近而
年已耄矣佳匠助之吾相看亦當得度世耳
夫仙法老得道者尸解為上上尸解用刀下
尸解用竹木觀請問曰尸解用刀刀自傷耶
陰君曰不如君言言刀尸解者以刀代身為
人緣以著棺中以絕子孫之情斷世俗之路

也以太上玄陰生符書刀刀左右傳之以神
丹為筆須臾便自成人像如所書者面目死
於床矣其真身可於是遞去勿復還家家人
謂之刀為身其人也哀哭而葬埋之其下尸
解用竹木皆神丹筆書符如書刀法也以此
符文授鮑氏所言者訖徘徊遂失陰君所在
於是仰望山澤之間但見群鶴數隻於草中
飛起東南翔去良久過山入雲不復見也又
與鮑論晉盛衰之事語鮑氏曰今日甲申之
後乙酉丙戌之年二主將逝賊填其間連手
坎方禍亂殆致顯覆得甲申萬道一人若修
式淮泗先登勝地據魏陽北海西上應於斗
度下合乎地氣從今以去江南為始可得六
十六歲甲戌之間祚之終矣要自繼連爭鬪
至於甲申若凶脩則促福穰則延至於斯尼
之竭俱臻此年矣從今到甲申正當餘七十
六年矣夫人帝之命矣子稱兵十世而終夏
之少康殷之高宗周之平王漢之先武即其
効也皆依天之度計晉之度當在十世猶皆
有勝鬼上言之故也今有稱鬼訟手晉文帝

流血連連訴我天府若太上理冤者晉亦當
不失世矣若太上却鬼推有所付受之者即
助晉室之命則當武為始省文章慙亦為十
世耳今晉事在天曹與昔趙簡子時事相似
也鬼訟晉文帝今尚未已昔日趙簡子夢隱
公獻公簡子隨二公而行乃到天帝所二公
於天帝前更相訟而簡子與二公爭不勝天
帝即以簡子付與二公隱公持簡子之頭獻
公引劍刑之簡子頭斷於地簡子即自取其
頭而復不正時有崑陽巫在天帝邊見簡子
自復其頭不正巫即助之正簡子得此夢心
中不禁出遊於道見一人牽一白狗行正與
簡子相逢此人避之道下柴棘中狗繩繞棘
巫還解狗繩而棘又著狗頭不得去還顧簡
子簡子見而識之其衣服面形如非所夢人
在天帝邊者因而問之曰吾如有識子處吾
於何地相見乎此人曰吾崑陽巫我昨在天
帝所見二公訟大王大王與二公爭不勝帝
以大王付與二公隱公持頭獻公引之大王
頭斷於地王自取其頭復之復之不正我即

爲大王正之適昨相見而今日便見忘乎簡子曰有之於事今如何我故可爲不至曰不可爲也大王命已斷於上不可復爲也簡子曰君昨見助復我頭故當有可以助我者耶今邂逅相遇亦是我有可延之幸願君濟度之巫且嘯良久曰然今視天下背叛周天子者齊爲甚天帝責齊亦甚矣大王可表天子請兵伐齊天帝必喜必延大王命可得二十五年今唯有此可以延命爾簡子得此語喜便還表天子請兵伐齊天子既聽以兵與趙伐齊簡子出以天子命命諸侯同出兵會於河而祭於河神簡子長跪兩手自搏祝曰今天命某伐逆誅有罪而得志於齊簡子詣趙奉事河神伐果破齊齊復奉禮天子遂得延壽二十五年所謂以功德續絕正如此比也是陰君所言了了如此其後太寧二年歲在甲申果有大將軍王敦之變到三年乙酉二月二十四日元帝崩四年丙戌明帝崩咸和三年蘇峻領群賊十萬北登蔣山是陰君所行處皆爲賊營計足十年矣鮑氏以洪希

仰道味密密言語而見向受此之言旨令共識使勿宣也自其子弟他餘皆無其知者亦自秘惜而結舌矣陰君語鮑氏曰君爲時所信亦可令今主知世運之意并使據屯地可得全保雖傷而未敗也此亦復是君臣之功益也當自作君懷占候災祥而知之勿言見我共論之矣又當美德讚時使事微而顯令理隱而較略不可方直無忌益人禍罪也是歲鮑氏乃表元帝陳國祚始終之要厭穰預防之勢其表言語牽引稱說星緯及古今之意皆出於陰君所言但其間機會增長年世倍曠者此自是鮑氏所潤美非陰君之本實也表有別事元帝祕之然亦自知其年世殊闊嫌鮑言之過多曾竊以此表問王司徒導司徒云此當是百而爲千耳君常惡近而樂遠諱短而美長至於臣子之言雖無隱佞亦復不宜直衝宵心也譬若藥以愈病皆先分服以救患若頓一劑以盡倉卒者耳不能堪驗勢無不傷其疾苦矣元帝默然洪曾一過見鮑氏表而不暇得寫其言甚有微據唯察

微者當能悟其趣韻之深淺耳頃來更內外羣細尋求此書遂不得亦由賊亂宮室焚燒零失之耶洪所欲重見此表者非求其趣欲知太平存亡之期矣意貴陰君之遺言耳陰君去世已久中復見身於鮑氏其辭旨微妙玄纖通鏡故復述焉後鮑氏死權葬著石子岡經賊抄有發塚者唯見一口大刀在棺中而不見衣服骸骨所在賊又聞塚左右有人馬之聲恐怖而走不敢取刀者其後家人更改葬但葬其大刀耳如此鮑氏必得陰君刀尸解之法也將有求道索其道經也。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抱朴子序述 卷三

葛洪曰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記外域之奇生雖粗該近實而所履蓋淺甚不足覈四遐之妖逸銘殊方於內目哉洪既因而敷之使流分有測微其廣視書其名域令南北審定東西不惑然混沌既分兩儀剖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之內八荒之外蕩蕩乎其遠不可得而究陰陽所陶日月所照青生素質蚊行蠕動漫漫乎其衆不可得而詳也昔禹治洪水十有三年跨歷九州徵召荒要然後辨方考記異同蓋其足之所踐目之所覩者耳然而玄黃所函六合所包猶未能得其百之一也又鄒陽書曰今之九州非天下之州所謂九之一耳四極之中復有其八世之學者蓋以爲虛余少欲學道志遊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謂觀交嶺而已有緣之便遂到扶南扶南者地方千餘里衆以億計包山帶海遶乎其畿意亦以爲南極之國齊此而已至於中夏之月凱風時動又有自南而

來者至若川流問其地土考其國俗乃云自天竺月支以來名邦大國若扶南者十有幾焉且自大柰拂林地各方三萬里其間細國往往而處者不可稱數也名字處所既有本末且觀士女信各不同乃知夫乾壤之間廣矣雖在聖賢遊心遠覽猶不能究況乎俗儒而不有疑至於鄒子所云阨而非實但余所聞自彼諸國已什九州其餘所傳聞而未詳者豈可復量浩汗蕩漫孰識其極乃限其數云有八哉但古聖人以中國神州以九州配八卦上當辰極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耳其餘雖廣非此列云及其山奇海異怪類殊珍寶麗物卓譎瑰瑋盈耳溢目驚心愕意既見而未聞者詭哉不常難可詳而載也此皆奢侈之外玩非養生之所求矣奚自扶南頗遊逮于林邑杜薄無倫五國之中朱砂璠黃曹青石精之所出諸導仙服食之藥長生所保之石實無求不有不能復縷其別名也稱丹砂如東瀛之瓦石履流丹若甄陶之灰壤觸地比目不可稱量而此五國不見服用之

方莫知長延之道貴無用以填宇內遺靈石而不巧競彫玩之貨賤流丹之藥鍊餌不加真質長隱耳混雜無親妙物不顯矣昔經眼校實已分明也余今年已及西雖復咀嚙草木要須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顧死將切近小縣之爵豈貪榮耶洪所以不辭者欲結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將欲盤桓於丹砂之郊而修於潛藏之事此之宿情祿願俱集永辭墳栢吾其去矣夫學道志生類多貧士富者鼎食自逸心惑聲色方屈節抑欲遣情割樂追師勞辱志安辛苦千無一也且欲脩神仙者則非丹不升家于揚州貧來逐我國貴八石求之無方不義而索既非所聞賃力期之又體先羸弱苟是不堪則計關於心縱其得一永不備具是以道常附貧富常追貴也且世難未靜寒熱纏心不期運鍾天降禍亂方興顧盼四體常慮刀及戰惕不勝亦何暇索藥以養性命哉今雖抱此丹經而無所措心譬若獻龍淵於屠肆佩明珠於犬馬者也徒貴其質而不知所以安其用不亦悲哉今將爲

弟子陳其旨實其並聽之焉夫人大渴者長
 願臨長河大飢者思託農園欲學道者何不
 抱靈方遊其地則何憂丹石之匱乏也意力
 之不集耶奚爲止足于貴競之士安身於紛
 爭之邦其枯竭哉夫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矣固宜遠人事而避閭閻絕囂擾而步丹丘
 琴瑟奏于馬廐安識其宮商乎彼不貴用丹
 之術則不貴我所爲之事是以我得安其所
 營而心無怵惕獨貴所味而無鑽仰豈不盡
 理於內而如愚于外哉且南遐大境名山相
 連下洞潛霍高齊青雲火州鬱勃香陵芳芬
 豈唯揚楚之郊專有福地耶但南徼是四海
 之外先賢作名山記者記其域內不書其外
 又丹經所言既成而服有昇天之驗如仙人
 所傳八選將一家庭宇耳但此五國皆是人
 跡之所遠莫足爲渺渺哉是以不嫌其遐而
 欲之其邦不辭其遠而必到其鄉若天命不
 延合服無成擬之以分分之矣修靈法守而
 得理使飛霜煒煥玄雲四起亦供勤矣天濟
 之也夫生無貴賤各當一死洪消遣三尸守

精存氣拘魂養神鎖求靈味求生不得亦下
 聊不失一死也譬衆人尋綸大鈞廣津投餌
 求魚誰知其先有如千犬逐兔獲者有人是
 以期命之終雖帝者所不能諱今宜以分准
 得失所期友身長衢甘之如薺正以抱道信
 誠丹心內定雖使蘇張更出陳鄴復生見喻
 以機運之會敦說以榮華爲先妙辭豐藻蔚
 言連篇洪將勃然作色對于二子之肩未復
 晒爾而笑必折以一言乃心磐石非爾可轉
 志堅金剛非爾可斷要言盡矣夫有情志如
 是廢幾萬靈或慙洪若斯之志脫得落於蟬
 蛻之變者復百餘年之後將比顧以省墳梓
 迴顧以示不信但恐爾時不信者已成灰泥
 無復與陳昔所歸耳此言亦可笑矣未必可
 笑也今撰生丹之國紀識外邦并申愚心附
 於金液之後當藏寶秘則洪辭水全是以狐
 狸穴王城不討野鼠附杜墻莫掘如蚊室寄
 鴻鷺以翔玄嶽今以羸文結託真書求自存
 錄者也諸弟子可以廣視聽也葛亮之言廊
 廟亦擇狂人之志時有所合軍帥可奪匹夫

巨違再拜朱門與爾長辭背放松墳中心藏
 之俗人人既不能解於洪洪亦復不能解於
 人之面牆而不自知魚鼈之餘豈不哀哉人
 視我如狂洪眇彼如蟲期度之運安所告手
 將來君子各搜德業不以管穴別意有所導
 引也行邁靡靡汎舟洪川發自象林迎箕背
 辰乘風因流電邁星奔宵明莫停積日倍旬
 乃及扶南有王有君厥國悠悠萬里爲堪北
 欵林邑南由典遜左牽杜薄右接無倫民物
 無數其會如雲忽爾尚問界此無前謂已天
 際丹穴之間逮于仲夏月紀之賓凱風北邁
 南旅來臻怪問無由各有鄉鄰我謂南極攸
 號朔遠乃說邦國厥數無原句稚歌營林揚
 加陳師漢危犁斯調大秦古奴察牢棄波罰
 賓天竺月支安息優錢大方累萬小規數千
 過此以往莫識其根象林今日南縣也昔馬
 援爲漢開南境立象林縣過日南四五百里
 立兩銅柱爲漢南界後漢衰微外夷內侵沒
 取象林國銅柱所在海邊在林邑南可三百
 里今則別爲西國國至多丹砂如土出日

南壽靈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晝夜不住十餘日乃到扶南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自立為王諸屬國皆君長王號炮到大國次王者號為鄰數小國君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為崑崙也扶南地多朱砂珍石從扶南北至林邑三千里其地豐饒多朱丹硫黃典邇在扶南南去五十里本別為國扶南先王范夢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其地土出鐵其南又有都昆比蒿句雅諸國范夢時皆跨討服故曰名由典邇典邇去日南二萬里扶南去林邑似不過三千七八百里也何以知之船舶發壽靈浦口調風晝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邇一日一夕帆行二千里問曰今長江舟船高牆廣帆因流順風而下日才行三百里耳吾子今陳海行晝夜三千里豈不虛哉答曰余昔數曾問之船舶高張四帆斯作云當得行之日試投物于水俯仰一息之頃以過百步推之而論疾于逐鹿其于走馬焉有千里以此知之故由千里左右也其國出丹砂魯青硫黃紫白石英

杜薄聞婆國名也在扶南東漲海中洲從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數十日乃到其土人民衆多稻田耕種女子織作白疊花布男女白色皆著衣服土地饒金及錫鐵丹砂如土以金為錢貨出五色鸚鵡豕鹿黍水牛犬羊雞鴨無犀象及虎豹男女溫謹風俗似廣州人也無倫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有大道左右種枕椰及諸華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事亭皆有井水食麥飯蒲桃酒木實如膠若飲時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壽武有得二百年者句稚國去典邇八百里有江日西南向東北入正東北行大崎頭出漲海中水淺而多慈石外微人乘船舶皆鐵葉至此崎頭閭慈石不得過皆止句稚貨易而還也歌管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國又灣中有大山林迄海邊名曰蒲羅中有珠民尾長六寸而好啖人論體處類人獸之間言純為人則有尾且啖人言純為獸則戴頭而倚

行尾同於獸而行同于人由形言之則在人獸之間末黑如漆齒正白銀眼正赤男女裸形無衣服父子兄弟姊妹露身對面同卧此是歌管國夷人耳別自有佳人也林楊在扶南西二千餘里男女白易多仁和皆奉道用金銀為錢多丹砂硫黃魯青紫石英好用絳絹白珠處地所服也加陳國在歌管西南海邊國海水淺淺有諸國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財物賈人當須策乃敢行師漢國在句稚西南從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國稱王皆奉大道清潔脩法度漢家威儀是以名之曰師漢國上有神仙人及出明月珠但行仁善不忍殺生土地平博民萬餘家多金玉硫黃之物尾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崑崙西北流東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乘大船載五六百人張七帆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大道以中斯調國海中洲名也在歌管國東南可三千

望其上有國王居民專奉大道似中國人言語風俗亦然治城郭市里街巷土地沃美人士濟濟多出珍奇金銀白珠瑠璃水精及馬珂又有火珠大如鵝鴨子視之如米著手中洞洞如月光照人掌夜視亦然以火珠白日向日以布艾屬之承其下須臾見火光從珠中直下灑灑如屋霑下物勃然烟發火乃然猶陽燧之取火也其向陰有水出者名曰夜光珠如陰合之取水至於火珠夜光俱如一但以其精所得水火而異其名耳斯調洲土東南望夜視常見有火光照天如作大治冥夜望其火光之照也云是炎洲所在也有火山冬夏有火光

隱章國去斯調當三四萬里希有至其處者數十年中炎洲人時乘船舶往斯調耳云火珠是此國之所貴有也故斯調人買得之耳又有丘陵水田魚肉果稼梁粟豆芋等又有麻府木其木如松煮其皮葉取汁以作餅煎而食之其味甜香絕美食之如飴又使人養氣殆食物也

大秦國在古奴斯調西可四萬餘里地方三萬里最大國也人士煒燁角巾塞路風俗如長安人此國是大道之所出談虛說妙胥理絕殊非中國諸人輩作一云妄語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風不畜奴婢雖天王王婦猶躬耕籍田親自拘桑織經以道使人人以義觀不用刑辟刀刃戮罰人民溫睦皆多壽考水土清涼不寒不熱士庶推讓國無凶人斯道氣所陶君子之奧丘顯罪福之科教令萬品奉其化也始於大秦國人宗道以示八遐矣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從海濱入大江七千餘里乃到其國天下珍寶所出家居皆以珊瑚為枕櫺瑠璃為牆壁水精為階凡昔中國人往扶南復從扶南乘船入海欲至古奴國而風轉不得達乃他去晝夜帆行不得息經六十日乃到岸邊不知何處也上岸索人而問之云是大秦國此商人本非所往處其驚恐恐見執害乃詐扶南王使詣大秦王王見之大驚曰爾海邊極遠故復有人于何國人乎來何為扶南使者答曰臣北海際扶

南王使臣來朝王庭闕北面奉首矣又聞王國有奇貨珍寶并欲請乞玄黃以光鄙邑也大秦王曰子是周國之邊民耶乃冒洪海二十萬里朝王庭良辛苦也向見子至恐觀化我方察風俗之厚薄觀人事之流味耳豈悟速貪難得之貨開爭競之門戶哉招玄黃以病耳目長姦盜以益勤苦耶何乃輕性命於洪川蔑一身於大海乎若夫周立政但以輕貨為馳騁者豈不賤也豈不弊哉吾遙觀其化亂兆已表於六合姦政已彰於八外矣然故來請乞復宜賜以往及乃付紫金夜光五色玄珠珊瑚神璧白和朴英交頸神玉瓊虎金剛諸神珍物以與使者發遣便去語之曰我國固貴尚道德而慢賤此物重仁義而惡貪賊愛貞賢而棄淫泆尊神仙以求靈和敬清虛以保四氣此輩物班駁玄黃如飛鴻之視蟲蟬子後復以此貨物來往者將競吾淳國傷民耳目姦爭生於其治風流由此而弊當勅關吏不令子得進也言為心盟戒之使者無言而退也還四年乃到扶南使者先

以船中所有絲絹千匹奉獻大王王笑曰夷狄絲絹耳何復薄物薄則人獎諒不虛耳非我國之所用即還不取因示使者玉帛之珍八采之綺流飛蒼錦玉練結成之帛金間孔文之碧白則如雪赤則如霞青過翠羽黑似飛鳥光精耀輝五色紛敷幅廣四尺無有好處而忽見使者凡弊之躬北地之帛真可笑也自云大秦國無所不有皆好中國物永無相比方理矣至於寬吹皆然薰陸木為焦香芳鬱積國無穢臭實盛國者也使既歸具說本末如此自是以來無敢往復至大秦者商旅共相傳如此遂永絕也洪謂唯當躬行仁義守操澹泊純虛味道內情無欲者推此而遊夫大秦國必或得意耶如其不爾以交易相尋求者實無理也又大秦人白易長大出一丈者形儀嚴整舉以禮度止則澄靜言氣凌雲交遊舒挺而忽見商旅之夫言無異音不知經綸進趣唯貪貨賄大秦王是蓋賤之盡言周國之人皆富然也昔老君以周衰將入化大秦故號扶南使者為周人矣周時四

海瀟服扶南皆實所以越蒙人抱白雉而獻象牙於周也今四夷皆呼中國作漢人呼作晉人者大秦去中國遠遠莫相往來唯當是老君曾為周史既入大秦必稱周國爾乃號曰周人不知周國已經百代也矣

古奴斯調國去歌營可萬許里土地人民有萬餘家皆多自習易長大民皆乘四輪車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船舶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行皆播號鳴鼓吹角人民衣服如中國無異土地有金玉如瓦石此國亦奉大道焉

察牢國在安息大秦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餘里人民勇健舉一國人自稱王種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有德望者立為王三年一更舉國尊之土地所出與天竺同尤多珍物不可名字察牢國人自慕其地土生不出國遠行人民安樂國無刑殺唯修仁義福德為業甚雍雍然也葉波國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土地有無與天竺同

罽賓國在月支西北大國也土地平博人民溫和有苜蓿草木雜奇木檀梓竹漆蠶金香種五穀蒲萄諸果治國園地多下濕必種稻人民多巧彫文刻鏤織罽之繡好冷飲酒食有獼猴孔雀珠璣琥珀瑤璃水精其畜與中國同也苜蓿草木神珍物也云形如芋人病盲兩目空盡云絞其根汁而服火煮其莖葉為煎傳空爛中則七八日許乃更生珠瞳而都愈矣古人相傳有一人病眼卒被時主國王所召當往到命不展服藥神師令借其婦一目用之乃聽師言師以刀刺婦目借行經宿乃反以還之師初取目時乃擣草根汁服并漬目乃刻之刻之不痛著已睚中亦用此汁和之便立為其一體上用以鑒照萬物也當還時人又用此汁即復如初此天縱靈草神妙不可得而言也故名曰苜蓿草由借目經宿也余年少時曾聞此語虛妄不信之定至南徼問人士有識者乃云苜蓿草生在罽賓國列一山上百餘年一生生如中國葛蒲華難得也非精進弗可見也此山今名苜蓿